



❖口述城事

讲究听戏的老济南人

“北京学艺,天津亮相,在济南经受大考。”梨园界广为流传的这一说法,不但证明济南是个京剧大码头,更说明懂戏的行家很多。

□张家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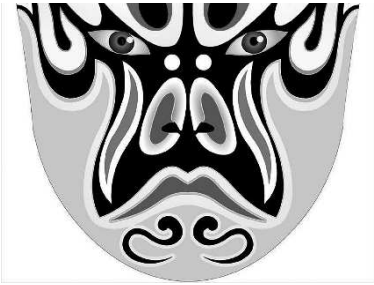
凡有名角到济南演出,坊间最流行的说法是:“到戏园子听某某某去!”侧重于听,足以证明老济南人对京剧有相当高的欣赏水平。

凡有名角组班到济南来演出,都是在繁华路段张贴一大张纸的“戏单”,能不能叫座,关键在于头一场的“打炮戏”。不管生、旦、净行当,都必须拿出以唱功见长的戏码。如须生的《借东风》、《空城计》,青衣的《锁麟囊》、《生死恨》,铜锤的《铡美案》、《探阴山》等。若行当搭配齐全的,则先亮相《白蛇传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霸王别姬》生、旦、净对唱叫座。

以《四郎探母》为例,从开场的《坐宫》到紧接下来的《盗令》,均以唱功见长,这两场戏能否征服观众,对此后的演出至关重要。

那些谙熟此道的戏迷们,都会不惜花大价钱,千方百计买到楼下前几排最好的座位,进剧场时,手持一把冲好茶水的小壶,坐下后注意力不在台上的演出,而是眯缝着双眼,一只手在膝盖上击拍,边品茗边品韵。此情此景最为刺激台上演员的神经,因为他们知道,在这些“听审”者面前,必须唱得符合韵味,字正腔圆,若稍有疏漏,招致“倒彩”传扬出去是很丢脸的。如《四郎探母》开场的《坐宫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,紧接下来的《盗令》是尚小云首创的“老王爷金沙滩,早把命丧”。共七句十言西皮慢板,不到十分钟的时间,唱完后,有的观众就开始离座,行话叫做“抽签”。因为以下的《过关》、《见娘》、《回令》都是交代剧情的过场戏,再没有大段唱功了,足见唱功在戏迷中的分量。

到了夏天,剧场内一旦卖满座,人多空气污浊,剧场就必须打开天窗通风换气,舞台上演出的情景在剧场外就可以知道得一清二楚,这就又给喜欢听戏的老济南人带来了不用花钱买票,又可在清爽环境下听戏的福音。以位于经一纬三路的北洋大戏院来说,其北墙外那片空地与马路两侧都会聚满不少京剧爱好者,住在附近的居民更会带上方桌、马扎,沏上一壶好茶,全家或呼朋唤友围坐在一起,清风习习中边聊边听戏。因为老济南的车辆不多,就连马路牙子上,都会坐满了人。戏迷对经常演出的京剧剧目已非常熟悉,对剧情的进展了如指掌,只要到了有大段唱功戏,如《白蛇传》的断桥一折、《生死恨》的机房一折、《锁麟囊》的朱楼一折、《将相和》的负荆



请罪,以及《铡美案》的“包龙图打坐在……”原来边挥扇边交谈的人们都会立即安静下来,就连顽皮的孩童们也不吵不闹了,都会不约而同静静地听。

济南人把收音机称作“戏匣子”,盛夏夜幕降临后,住在四合院的人们,哪怕只有一家“戏匣子”,也会拿出来放在石头台上或小板凳上,打开后供全院的男女老少听戏。上了年纪的人们还会随着唱段以手击拍,和着韵味有板有眼吟唱起来,那摇头晃脑的神情,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每逢周六晚上,都会转播剧场演出实况,是最为吸引广大居民的一桩盛事。所有的文化馆(站)、繁华路段的商家,都会在收音机上接出一个扩音喇叭,来满足广大市民的戏瘾,成为街头一景,真是赏韵品味乐在听中!

☯饮饌琐忆

即墨的 蛭蛭笼水煎包



□三逸狂客

即墨“蛭蛭笼”水煎包创自明代永乐年间,即墨胡家村胡姓人始祖为其创始人。据传明代永乐二年(公元1404年),有胡氏三兄弟为避战乱,自河南洛阳迁来胶东即墨城南定居。后来家境宽裕,便于耕作之余,在淮涉河滩上做起水煎包生意。淮涉河河滩宽阔,每逢集市食客云集,奈何城南南三标山常有山洪泻下,席卷集市汪洋而去。因此胡家兄弟便就简在炉灶周围用高粱秸围墙,林秸覆顶,以为餐馆。内排粗板陋凳,乃成饭桌。山洪过后,被毁餐馆片刻立就。生意忙碌,餐馆墙壁便是柴薪。绝无停业装修之误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概因草就简陋餐馆形似蛭蛭笼,城乡食客便名水煎包以“蛭蛭笼”呼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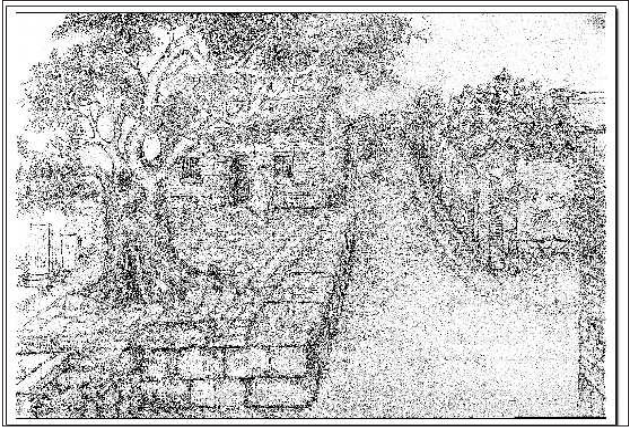
胡家“蛭蛭笼”水煎包制作极为讲究。面之软硬、料之比例、火之缓急,均有必守之规,独得之秘。生意忙碌,不简省工艺程序。四季变化,则易馅糍韭茭瓜。那刚出锅之水煎包,嘎渣儿金黄,溢油欲滴。望而垂涎,食之可口。无论尝遍山珍海味的达官贵人,还是果腹粗茶淡饭的贩夫走卒,一番大快朵颐,常有忘饱之感。

凭借经营水煎包,即墨胡家逐渐致富。后人便读书入仕,并与即墨黄家联姻而跻身官宦之族,“蛭蛭笼”便转手由南关人董文卿经营。水煎包制作之秘这才为外人所知广为流传,“蛭蛭笼”开始遍及胶东城乡集市之间。而此时,后来风靡华人世界执鲁菜牛耳的“福山菜馆”,还不过是一些卖“福山拉面”的小水食摊儿……

从清末民初,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乃“蛭蛭笼”水煎包最为鼎盛时期。当时胶东各地集市,多见那种“蛭蛭笼”一样的简易餐馆。每逢集市,做水煎包生意的商家便以独轮车推菜面铁锅,于凌晨时分来到集市。此时栖身在“蛭蛭笼”内的流浪儿乖巧,早就把“蛭蛭笼”内外打扫干净,并拾来一捆枯木干柴相候,从而换取店主施舍。几个刚刚出锅的水煎包到手,便不顾烫手,双手递换着嗷气欢笑而去。吃完了不过瘾,就到集市外边再去拾捡干柴,甚至偷左近人家的玉米秸,惹左邻右舍责骂。有不合的小气人家追来,也顺便蹭店家一盘刚出锅的水煎包,对流浪儿的气恼消云散。

据上辈人说,那年月集市上相亲男女若是一见钟情,便要同进“蛭蛭笼”,同吃一盘水煎包的。相亲的青年男女同吃了城里的水煎包,便有了继续交往的依据,亲事几乎成了一半儿。因此做水煎包生意的店家,常常以每个集市招待了几对相亲男女为谈资幸事。神色之间,仿佛做了安排红尘姻缘的月老。

如今,那些时尚的帅哥美女,从酒吧或者咖啡馆儿泡累了出来,谁还会去那古朴简陋如“蛭蛭笼”的简陋小店里边坐呢?



□高晶继

大概自民众以土地为依靠起,土地神就产生了,也就开始修建土地庙。

中国北方的土地庙是民间最朴实最大众化的庙宇,往往建造在路旁村头,格式简陋却也随和。淄博市田家村里的土地庙很早就

有了,它坐落在村庄西门里路口上,是清代重修的。庙建在一米多高的青石台上,石台长年被人踩踏摩挲,溜光水滑。庙没有院墙,独间,一门二窗,庙里有神,泥胎彩绘,尘染烟熏已经面目混沌。神像有三座,中间男的是土地爷,右边女的是土地婆,左边那女的是山神和土地赌棋时,山神输给土

❖壁月钩沉之二

老槐古庙

地的,她给土地当小婆,山神当光棍。

土地爷的原型叫张德福,是个村社官,全身心为村民服务,与村民相知相依。老死后,群众就崇拜他为土地爷,并在庙门上写各种对联纪念他。田家村土地庙庙门上曾有对联云:“天高皇帝远,庙矮地亲”。

在时光流逝中,瓦当滑落,砖石剥蚀,庙却在风雨中久久遗存。庙前有棵古槐,树高十几米,树径两米多,需四人搂抱才能围起。槐生于唐,据说还是在老树根上萌发出来的,它的前生应在秦汉了。树已经中空,可以钻进个大人,伸展在空中的侧枝也老裂开来,平展的可以躺下一个小孩子。树冠罩着土地庙,浓荫遮日,成为

村民聚散,交流倾诉的好去处。

庙前残碑有志“先有古槐,后有田家村”。淄博市田家村据传说起始于齐国田横的后人,但田氏早已没有传人,只有村名遗存。古槐伸展枝叶荫庇村民,含温蕴暖,抚慰弱小。她是村民的祥父慈母,与村民相知相依。老槐树也是沧桑的见证,抗日游击队在树下开会,日寇在树上吊打过民兵队长,担架队从这里出发,支援孟良崮战役,村民们在这里欢庆新中国的成立,也在这里吃大锅饭,开批判会,苦唱“天上布满星,月亮亮晶晶”。

老槐和古庙土地神是村民永恒的记忆,它在村庄的建设中被推倒了,在连片的农民楼中,现在连个准确的遗址都难以找到。

八仙为什么从这里过海

□汪金友

我问三个小学生:“八仙从哪里过海?”一个答:“从天上。”一个答:“从地上。”另一个答:“从船上。”我笑了:“让你们的妈妈,带你们去蓬莱阁吧。”

几天以后,单位组织山东半岛游,三个小学生都跟妈妈去了。在蓬莱阁八仙祠里,一见八仙的塑像,他们就瞪大了眼睛。原来,八仙是从这里过的海呀!接着,导游介绍,这个叫铁拐李,那个叫汉钟离,这个叫吕洞宾,那个叫张果老。那个,那个,那个呢?曹国舅、韩湘子、蓝采和、何仙姑啊!过海的八仙,全到齐了。

孩子们最感兴趣的,是八仙们过海的神通。铁拐李乘着葫芦,汉钟离坐着蒲扇,何仙姑脚踩荷花,张果老倒骑毛驴,蓝采和攀住花篮,曹国舅足踏巧板,吕洞宾长剑劈浪,韩湘子仙笛分水。好潇洒,好神气!

三个小学生从人缝中钻到我身边,一个问:“八仙为什么要从这里过海?”我答:“因为这里是仙山。”又一个问:“他们过海去干什

么?”我又答:“寻找救世济民的宝药。”再一个问:“后来八仙住在哪里?”我再答:“住在蓬莱阁呀,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。”回答虽然非常简单,会不会误人子弟。

蓬莱之所以被称为仙山,据传与秦始皇有关。公元前219年,秦始皇东巡来到成山。那一天,他站在海边,兴致勃勃地极目眺望,忽然发现波浪中有一片红色。便问身边的方士:“那是什么?”方士答:“是仙岛。”始皇又问:“叫什么名字?”方士仓促之间,见水中海草随波飘摆,遂灵机一动,用草名答道:“那叫蓬莱。”蓬莱因此得名,仙岛从此传开。

八仙过海的故事,可谓家喻户晓。但他们为什么要过海?过海之后去干什么?无论史籍还是民间,都有很多传说。第一种说法,为救瘟疫所害的苍生百姓,八仙要过海采药;第二种说法,东海龙王及其儿子兴风作浪,八仙欲过海惩恶扬善;第三种说法,八个人闲来无事,想到海上游玩;第四种说法,沙门岛监狱因人满为患而投海杀人,八个人渡海逃了出来,

遂成八仙。当然,人们更为相信前两种说法。既然是仙,就得勤政爱民,替天行道,要不老百姓怎么会津津乐道,传世纪念。

我倒觉得,八仙之所以从蓬莱过海,很可能与历史上蓬莱的对外开放有关。古代的中国,也曾多次提倡对外开放。而蓬莱古港,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。蓬莱古称登州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这里就有了船运港口。到了唐代,随着中外贸易的大幅增长,登州古港与扬州、明州(宁波)、泉州三港,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“四大通商口岸”。或许,是八仙的神通,激发了蓬莱人的胆识;或许,是蓬莱人的成功,吸引了八仙的目光。于是,八仙与蓬莱,便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这里边,自然也少不了文人墨客的功劳。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,中国有举世闻名的“四大名楼”。一是湖南岳阳的岳阳楼,范仲淹在这里喊出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;一是湖北武汉的黄鹤楼,崔颢在这里吟出了“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”。一是江西南昌的滕王阁,王勃在这里挥就了“落霞与孤

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再一个就是山东蓬莱的“蓬莱阁”,臧克家在这里题下了“神仙梦幻,空余史迹斑斑;海市蜃楼,现实活鲜,今朝胜往昔两千年”。

为了留住八仙,蓬莱人不仅在蓬莱阁上立了八仙祠,而且还在周围建了八仙坊、八仙壁、仙人桥、仙源楼、会仙阁、拜仙坛、八仙大型群雕和八仙过海处等旅游景点。让你一进蓬莱,就与八仙为伴。但我印象最深的,还是蓬莱阁上的开怀大笑。导游说,要想将来成仙,就得在迈出蓬莱阁大门时排成单行队,后边的人搭住前边人的肩,然后大家边走边笑,大笑三声。那一刻,几十个人前仰后合,欢声一片。不仅留下了美好的记忆,而且留下了共乐的照片。我相信那三个小学生,从此以后,也会永远记住蓬莱,记住八仙。

